

刘心武文存30

[1958—2010]

散文随笔 第八卷

藤萝花饼

刘心武◎著



· 013031948

I217.62

72

V30

刘心武文存30

[1958—2010]

散文随笔 第八卷

藤萝花饼

刘心武◎著



I217.62
72
V28



北航

C1639093

江苏人民出版社

0120010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藤萝花饼 / 刘心武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11

(刘心武文存; 30. 散文随笔; 8)

ISBN 978-7-214-08637-2

I. ①藤… II. ①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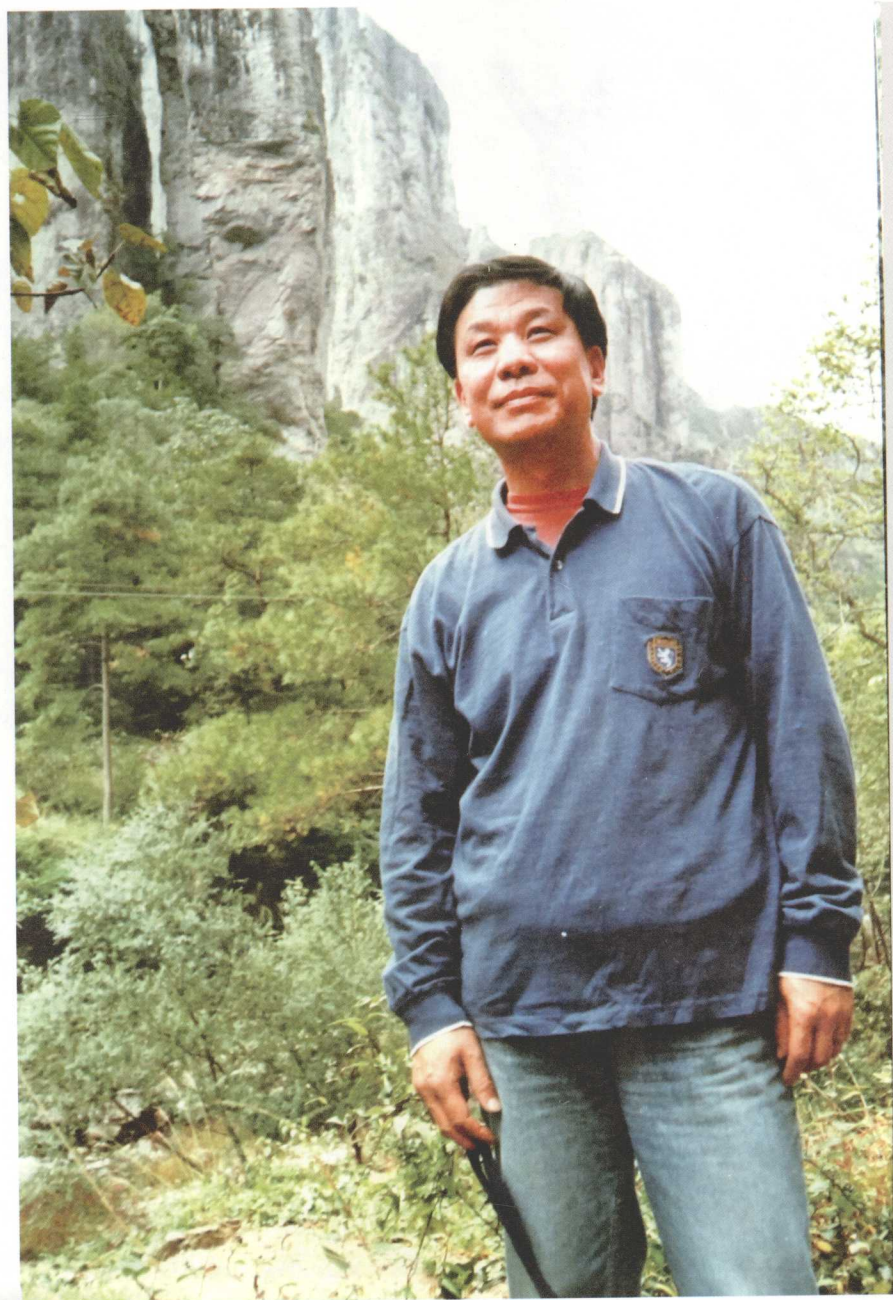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1984号

书 名	藤萝花饼
著 者	刘心武
责任编辑	刘 焱
统筹编辑	李 丹
特约编辑	朱 鸿
文字校对	陈晓丹 郭慧红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84千字
彩 插	4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637-2
定 价	4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护城河边 (1988年)



◀ 山峰下 (1991 年)

▼ 卧佛寺小住留影 (2007 年)



二漁文
文學花園 004

劉心武

這是一本可口的飲食散文，以雋永的文字激起味蕾的快感，以文化的熱度烹調懷念的滋味，每一道食物都飄散出濃郁的人情掌故。

藤蘿花餅

▲ 台灣版《藤蘿花餅》封面

《刘心武文存》出版说明

《刘心武文存》收录刘心武自 1958 年 16 岁至 2010 年 68 岁公开发表的文字约 900 万字。《文存》共 40 卷，按文章门类收录，计有长篇小说 5 卷、中篇小说 4 卷、短篇小说 5 卷、小小说 1 卷、儿童文学 1 卷、建筑评论 2 卷、《红楼梦》研究 4 卷、散文随笔 11 卷、杂文 1 卷、海外游记 1 卷、多品种（图文交融文本、报告文学、诗歌、剧本、足球评论、译述）1 卷、创作谈 1 卷、理论批评 1 卷、早期（1958 年至 1976 年）作品 1 卷、自述 1 卷。因跨越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收录定有遗漏，但其此期间的主要作品，相信均已收入。

《刘心武文存》各卷均附有《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及《刘心武著作书目》，可备检索。

编辑出版《刘心武文存》的目的，意在供各方面人士阅读欣赏、分析研究、批评批判、收藏保存。

目
录

- 藤萝花饼 · 001
超越自卑 · 004
奏完的与听完的 · 006
心里揣进这个字眼儿 · 008
呵护小自然 · 010
身边的树 · 012
心灵四季 · 014
“流红水儿” · 017
绿 针 · 019
激情与温情 · 020
肢体的狂草 · 023
穿林渡水乐音来 · 027
钓金龟 · 030
怒 绿 · 032
画宗璞 · 034
王府喉掸 · 040
远去的雪橇马铃声 · 042
永远在一起 · 045
装满自己的碗 · 048
转过屏风 · 051
剃头挑子 · 054
我的自行车 · 057
法西斯病毒 · 060
人类与昆虫 · 064
书中自有茶香来 · 067
书中自有酒香来 · 070
文明轨迹路为先 · 073
狂放与宁静 · 075
让什么流进血管? · 077
绿阴深处吟诗亭 · 080
人在风中 · 083
引风入诗 · 086
清理猫毛 · 088
淑女抽烟 · 090

- “关起门来作皇帝” · 092
- 窗外一株银杏树 · 095
- 远看皆风景 · 097
- 落下脚跟 · 103
- 稷处寻芳为哪般? · 110
- 皇帝补裤子 · 115
- 关于歌德 · 120
- 研讨会发言必须限时 · 124
- 不能再以“牛鬼蛇神”称人 · 128
- 青春的眉眼 · 131
- 烟后吐真言 · 133
- 醉眼不朦胧 · 135
- 小糖火烧 · 138
- 王子的舞步 · 140
- 玉壶 · 142
- 吴导有佳片 · 144
- 伉俪情深 · 146
- 铃兰花居 · 149
- 登山何必非极顶 · 152
- 优雅的白绸围巾 · 154
- 直来直去 · 156
- 静气浸入 · 158
- 蜗居来客 · 161
- 十六朵玫瑰 · 163
- 一把大伞 · 165
- 拂去浮云 · 168
- 碎米步 · 170
- 青柿子 · 172
- 心仓葡萄 · 174
- 快乐何必无穷大 · 176
- 墨黑的山谷 · 179
- 奖牌出错宜深思 · 181
- 四年花开别样艳 · 183
- 比金光更耀眼的 · 185
- 只取一瓢饮 · 187
- 心里美 · 189
- 欣赏田赛 · 191
- 跑道上的诗篇 · 193
- 莫把“残酷”挂口头 · 195
- 丰富我们的肢体语言 · 197
- 清爽的赛场 · 199
- 落赛无对手 · 201
- 附录一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 203
- 附录二 刘心武著作书目 · 212

藤萝花饼

街口新开了家小食品商店，最显眼的标志是门口的大冷柜，柜面上彩绘着厂家的图徽字号。店主是下岗的小汪，我们在他下岗前就有来往。他爱人桂珍还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倒休时跟他一起照应生意。我傍晚散步有时拐到他们店里，如果正遇到中小学生放学，买冷食的多，我就给他们搭搭手，他们收钱，我出货。如果生意清淡，我就跟他们聊聊天。我去了，他们总要请我吃冷食，我总是坚拒。我说：“你们小本生意，挣点钱不容易，朋友熟人来了，你们这个请一份冰激凌，那个请一瓶冰茶，还有什么赚头？”可是，任我不吃，每回见我去了，仿佛条件反射，小汪头一句总是：“刘叔，来份什么？”倘若桂珍也在，她会更加热情，有一回就拿出一种江米红枣粽的冰糕，打开包装，直伸到我鼻子前，说：“这个你一定喜欢！”我退后半步，依然没接，她就自己吃了，边吃边跟我透露，他们卖这些冷食，利还是颇丰的，每月除去交税、电费及合理损耗，他们这小店的收益，足以使他们过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难怪他们见朋友熟人来了，总愿那么慷慨招待，而一些朋友熟人，也就很自然地接过他们递上的冷食。

前两天我又散步到他们小店，那天奇热，傍晚时还觉得鼻息如蒸。我去了，他们小两口都在。生意热闹了一阵，天光敛去后也就清净下来。我们说说笑笑一阵，相处得跟往常一样融洽。但当我告辞，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心里却滋生出一种失落感，那感觉还挺迅速地在我胸臆里膨胀。我失落了什么？这一回，他们两个见了我，

谁都没有了请我吃冷食的话。我在小店待了至少有四十分钟，而且这回我口干喉燥，很想用冷食润一润。我身边就是装满冷食的冰柜，里面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品种，但我与那些美味之间却隔着一道无形而坚韧的屏障，那屏障是以我的一贯坚拒他们的好意，以及我从不在于他们那里买东西（因为如果我说要买他们一定不会收我的钱），也就是我自以为是的想法，而形成的；看来他们也终于接受了那道屏障。

当我接近自己家门的时候，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每回小汪与桂珍那真心请我品尝冷食的举动，我的心灵在默默的领受中习惯了，麻木了，甚至转而轻视乃至鄙夷了。现在他们“知趣”，自动中止了那一份虽然极为世俗却也极为真挚的友情表达，我却一下子承受不住了！

我常常沉浸在自我肯定的情绪中，总觉得在这个有着那么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的世道里，我即使不能自诩高尚，也总算得是个雅人吧。我还有些超功利的人际交往，不是吗？那天，我给很久没有联络的，退休的朋友，去了个电话，说想找他“臭聊”一通，他热情地欢迎我去，我去了，我们聊得欢天喜地，他留饭，我也不客气，吃了他老伴做的极可口的打卤面以后，他老伴又搬来一个“黑森林”蛋糕，我不禁脱口问道：“噢，今天谁的生日？”我那问话竟如雷击一般，使他和他老伴悚然相视，随即好几分钟默然。告辞离去后，我在街头迎风闷走。朋友以为我记得他的生日，才在那天去他那里叙旧，而我，不过是为了给忙中偷闲的自己，临时寻觅一个温馨静谧的港湾，小作休憩。

昨天傍晚忽然门铃响，从猫眼望出去，依稀辨认出是很久没见过的，原来住杂院时的一个街坊，他来做什么？把门打开，那中年人对我说：“母亲让我一定要给您送两个来……”递过一个“便当盒”，我把他请进屋，让他坐下，喝茶细道端详。他母亲，我唤作高大娘的，九十三岁了，现在住进医院，恐怕是难以回家了。高大娘家门前，有一架紫藤，每到夏初，紫藤盛开时，她就会捋下一些紫藤花，精心制作出一批藤萝花饼，分送院内邻居。当年我是最馋那饼的，高大娘在小厨房里烘制时，我会久久地守在一旁，头一锅饼出来，她便会立即取出一个，放在碟子里给我，笑眯眯地说：“先吹吹，别烫了嘴！”现在高大娘在人生的最后一段途程里，提出想吃

藤萝花饼，晚辈已经不会她那手艺了，现在的做法，不过是把藤萝花裹上面粉，用油炸一下罢了，但给她送去以后，她非常高兴，回光返照中，脸颊像玫瑰般艳丽，尝了几口以后，她便想起了我，立刻嘱咐她老二把一些藤萝花饼——其实已经不是饼，而要称为“藤萝傀儡”——给我送来。说实在的，我已经多年没有过问高大娘的死活，然而，她却还记得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仍要与我分享那藤萝花制品的美味……

我没有对来客说更多的感谢话，我看出那老二只是急着完成母亲布置的这项任务，心里并不怎么太理解高大娘的情愫。送走了高家老二，我独自坐在餐桌边，望着那些“藤萝傀儡”，心中旋动着难以名状的感动。生在这个世界，活在这种世道，有一种更高更美，属于永恒的境界，需要我不懈地去修理、提升自己的灵魂！

超越自卑

成功之心，人皆有之，我亦至今油然，虽然究其实情，难称真正成功，但毕竟已有过一段奋斗，跌过跤，碰过壁，挨过批，受过嘘，翻过筋斗，遭过挫折，总算也在通向目标的阶梯上攀了几级，所以，倒也愿意说说在攀进中，是如何对待自卑这个心理问题的。

我自幼性格内向，属于不但不具备性格优势，甚至可以说有性格缺陷的一类人。我心中暗自高骛，却很难在人际竞争中将心中的向往外化，自卑于我似乎是身移影随。《班主任》曾一度使我春风得意，但时过境迁，现在回头再看，徒具资料价值而已，其文本真是不忍再读。1978年我有一篇《爱情的位置》甚至于比《班主任》还轰动，经电台一广播，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但是现在，它的粗陋也徒令我自卑。80年代中期以后，我努力提高自己，也算是有些个进步，而且到90年代依然创作不辍，但对比中外文学大师们的杰作，相距甚远，宁不自卑？近年来我的自卑感更是有增无己，比如，我至今不通任何一门外语，又不会开汽车，虽能用电脑写作，却并无“上网”漫游的能力；到国外访问，基本上只能在华裔圈和搞汉学的洋人圈里活动，根本进入不了那边的文化主流；活了56岁，人际上却仍不会圆融应付……如之种种，有时自卑感忽淤积于心，真恨不得自己把自己一笔勾销了事！

自卑过甚防肠断。但自卑感的升腾，也未始不是一种尖利的自知之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要害怕一时的自卑，尤其不要自己对自己遮掩自卑，乃至强把自卑扭

为赌气式的自傲，最糟糕的是放下自己去琢磨别人，试图搜罗出别人的许多可卑之处，以化解自己因自卑所产生出的焦虑。产生自卑的原因无非两种，一种，是事实本身本来并无可自卑自弃之处，如性格内向；另一种，是事实本身确实构成了缺憾，如不通外语，不懂计算机语言。消化这两种自卑，前者宜高扬自尊、自强的奋斗精神，后者则可量力而行，如尚能补救，可从头学起，如实在已经来不及，大可不必强求，需知人生实在是不可能十全十美，过分求全，苛逐完美，弄不好反会使自己的人生更添划痕，徒增烦恼。

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从性格，到学历，到履历，到身份，到修养，到悟性，我都不完美，但我到头来能超越自卑，尊严地接受现实中的自我，有几分光，发几分热，尽可能从容而潇洒地走完我前面的路。

奏完的与听完了的

1912年不幸撞到冰山上、沉入大洋深处的泰坦尼克号，以及这条船上的乘客与海员们的命运，一再地被拍成电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对50年代英国所拍的黑白故事片《冰海沉船》仍记忆犹新。那是一部群戏，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船上的几位乐手，他们在大难临头时，不仅没有仓皇逃命，也没有消极等死，而是沉着地站在甲板上演奏优美的乐曲，不管周遭的人们四处奔逃也好，冷静应变也好，他们都竭诚地奉献着慰藉心灵的旋律……现在美国好莱坞赢得最新一届奥斯卡奖11个奖项的巨制《泰坦尼克号》又引进到了我国的银幕上。坦率地说，这部最新的取材于1912年海难的卖座片，我看过后颇为失望，也许是因为我这个年纪已不再有玫瑰色的幻梦，因此对贵族美女爱上穷画家的情节主线很有点不耐其烦，甚至于连号称极尽缠绵悱恻之能事的影片配乐，包括当红歌星席琳·迪翁以磁性嗓音所演唱的主题曲《爱无止境》，也都觉得平平而已。但是，这部最新版本“冰海沉船”中，依然保留了乐师临危奏乐的细节，这个细节，仍是令我心灵悸动的明灯。

根据翔实的资料，1912年泰坦尼克号上确有8名乐师，他们是被雇来为头等舱的乘客们在宽敞豪华的餐厅大堂中演奏室内乐，为之佐餐助兴的。海难发生后，他们确实先在餐厅大堂，后移至甲板，连续不断地演奏乐曲，曲目包括甜美甚至欢愉的古典名曲，也包括肃穆乃至悲怆的宗教音乐，一直演奏到船体断裂，8人中无一人试图逃生，从容地随船沉入冰海之中。现在我们从影片中看到的，是四位乐师，两

位小提琴手，一位中提琴手，一位大提琴手，在海难发生后的情节推衍中，有时银幕上中断了风笛音为主的氛围配乐，而传递出他们演奏室内乐的旋律，并且有主奏手向其余的乐手致谢，劝他们逃生，自己则继续演奏，而其余三位见状，刚撤离又回到原位，与之再次配合演奏。这些细节的出现，实在过目烙心，感人至深。

人固有一死。人生在世，难保不遇天灾人祸。危难之时，视死如归已属不易，而在明知大限将至时，仍能以一己所长竭诚为他人提供慰藉，显示生命的尊严，追寻超越生死的永恒价值，这是多么崇高、多么圣洁啊！

泰坦尼克号上的乐师，生命不息，演奏不止。他们奏完时，生命的价值已然凸现，永令后人钦敬感怀。但是，当他们以沉静执著的演奏寻求灵魂的不朽时，船上究竟有几许人在倾听他们的演奏，并从中获得了生命的感悟呢？他们能奏到生命的终点，而努力捕捉他们演奏出的佛音，做到生命不止、倾听不止的，究竟又有几多呢？虽然《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伦确实出手不凡，但是，他却没能在这个问题上以一系列细节作出应有的回应。

电影演完了，影片没能告诉我们的，要由我们自己在心底里叩问：崇高的乐手能从容奏完他们的生命旋律，而我们，多半是急于求生的俗众，可有耐心听完神圣的启示？